

《浮城谜事》

娄烨对社会的冷眼旁观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故城



娄烨电影《浮城谜事》

《浮城谜事》改编自天涯热帖“看我如何收拾贱男与小三”，故事从一桩离奇血案开始，采用双线叙事，一边叙述一个小康家庭的日常琐事，一边穿插警方对案件的后续处理。双线看似毫无瓜葛，却在意外汇合之处道出了破解血案悬疑的关键。导演娄烨说，这是一次意外，但命中注定；这是一场阴谋，但没有凶手。

■ 风格转变

娄烨最早成名于《苏州河》，影片在当年荷兰鹿特丹电影节上放映时，有媒体称赞他为中国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而《苏州河》好比另一部《双生花》，似在追问人类精神世界中“消隐的另一半”。随后《紫蝴蝶》与《颐和园》，将个体命运与政治命题并置，探讨历史车轮滚动中个体的情绪、体验、挣扎与流离。这两部影片与之后的《春风沉醉的夜晚》均入围了戛纳电影节，成为华语电影导演中唯一一位连续三部作品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导演。

此次《浮城谜事》，是娄烨阔别国内院线九年后的复出之作，与其之前作品的摄影风格类似，利用自然光和手持摄像机，受新闻纪实片风格影响，对现实进行零距离书写。另外，晃动、虚焦、叠画和曝光不足等电影手法的灵活运用，也为影片增添了悬疑气氛，让整部作品犹如迷宫一般扑朔迷离。

然而，影片的叙事风格与主题，较之前作品有所转变。

首先，影片故事链条简单、直接，导演并没有加入过多私人化书写，“有意地保留了这个微型事件的可复制性”。换句话说，《浮城谜事》不再是一部艺术电影，而是一件商业作品，不再如娄烨的其他作品那样不可复制。难怪有人说，娄烨终于收起了“第六代”的晦涩，走向“成熟商业”的一端。

其次，娄烨对个体的人文关怀已转变为对社会的冷眼旁观。娄烨说，《浮城谜事》已不单纯是余虹（《颐和园》）的感情纠葛，也不是花（《花》）的陨落漂泊，而是映照我们当下的处境。影片中，乔永照、陆洁和桑琪所构成的畸形家庭关系，富二代、女大学生的偏激行为模式，均映照了当下“实用至上”对传统社会结构与秩序的冲击。

最后，娄烨似乎用影片向好莱坞的“黑色电影”（Noir Film）致敬。影片在戛纳放映时，法国媒体认为，“它既不同于乌托邦式的娱乐片，又与各类社会问题片保持距离”，有着好莱坞“黑色电影”的类型、风格和流行特征，如拥有奇情故事、结构中有闪回和主观叙述、场景设置在潮湿黑暗的城市角落，还包括混乱的家庭关系、血腥的暴力镜头和忧伤的摇滚音乐。巧合的是，“黑色电影”诞生于好莱坞电影审查制度颇为严格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主张电影分级制度的娄烨，“解禁”后的首部作品选择此种电影类型，实在耐人寻味。

■ 爱情毒药

《浮城谜事》里，耐人寻味的，还有爱情。这次娄烨所诉说的爱情，是他所有电影中最轻描淡写的一部，没有捕风捉影的趣味，也没有风花雪月的浪漫，他们走入了围城，满眼却尽是嫉妒、报复与阴谋。

我们发现，娄烨的电影中都存在一段“三角恋”的关系，如《周末情人》的阿西、李欣和拉拉，《危情少女》的汪岚、路芒与林护士，《苏州河》的马达、美美和牡丹，《紫蝴蝶》的丁慧、伊丹英彦和谢明，《颐和园》的周伟、余虹和李缇，《春风沉醉的夜晚》的姜城、海涛和李静，《花》的马修、花和北京男友。《浮城谜事》当然也不例外，只是“三角恋”已上升为“双重婚姻”，关系更为复杂。



《浮城谜事》

导演：娄烨

主演：郝蕾 秦昊 齐溪

类型：爱情 / 剧情

本片入围了第65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

自2006年因电影《颐和园》“违规参赛”以来，导演娄烨在国内几乎“销声匿迹”，本片是他阔别国内院线9年后的复出之作。



娄烨，北京人。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 欲望城市

事实上，我们所不能逃离的，还有另一张大网。它早已铺陈开来，等待每一个意外掉落其中的人。有人称它为欲望，有人称它为城市，娄烨称它为“浮城”。

在娄烨以往的作品中，城市形象通常与影片叙事紧密结合。如《苏州河》中观众跟随镜头目睹了苏州河上漂浮的垃圾、正在拆除的废旧工厂、船舶上劳碌的男女老幼、住宅烟囱口飘散的炊烟，那些从农村初涉城市的年轻人，寄希望于城市的丰饶，穿行奔波于钢筋丛林、车水马龙，形越忙乱，心却越空虚，宏观城市与微观故事紧密呼应。而《浮城谜事》，则选择了城市街景更为多变的武汉，娄烨称，武汉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架构的城市，而是由三座城结合而成，且被两条江隔开，整个格局与故事的内在结构构成一种微观和宏观的呼应和冲突。这样的城市更容易让人迷失，也更接近他理想中“浮城”。

在这座“浮城”，只要欲望被不断满足，大网便不会收紧，社会关系也暂时稳固。女大学生，可以被简单物质收买，出卖色相；拾荒者，可以被砸下来的纸钞收买，封口沉默；办案警察，可以被富二代的贿赂收买，草率结案；死者的母亲，可以被施舍的房子收买，放弃深究女儿死因的权利。然而，一旦一方欲望膨胀，这种看似稳固的社会关系，顿时分崩离析。于是，我们看到，“小三”不满足于既得利益，寻求上位，“小四”因此受害；拾荒者不满足于施舍救助，上门要挟，因此命丧雨夜。

《浮城谜事》拍的是一代人的现实。娄烨通过对城市宏观街景与家庭微观景观的呈现，借用一个支点撬动社会现实，他冷眼旁观，但观点明确，家庭悲剧其实并不离奇，也并不偶然，它嵌套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当中。因此，当影片结尾，我们看到这张巨大的网时，却发现没有人能为此案负责。知其原委，却难觅凶手，这才是现实的谜。



娄烨电影《紫蝴蝶》